



キッド

小子

(日) 木内一裕 著

曲铭 译

キッド
小子

(日) 木内一裕 著

曲铭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子/(日)木内一裕著;曲铭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529-3

I. ①小… II. ①木… ②曲…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7010 号

KIDDO

© Kazuhiro Kiuchi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698

责任编辑:秦 静

策划编辑:王皎娇

封面设计:汪佳诗

小子

[日]木内一裕 著

曲 铭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发书处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字数 95,000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529-3/I·4413 定价:2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埋葬	\ 1
第二章 掘出	\ 65
第三章 攫取	\ 117
第四章 重复	\ 167
尾声	\ 237

第一章

埋

葬

铁铲向右后方抛洒出泥土，紧接着，它的前端又再次深入大地，挖起饱满的一铲。此时正是凌晨四点刚过，石川麒一独自一人，似乎并未意识到周围已晨曦初露。他借着额头胶带固定的LED头灯那点白光，拼命挖着坑。

“他妈的，我怎么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重复着说了几百遍的咒骂。

四月初的大清早，石川麒一为什么会在房总半岛偏僻的原始林中挖大坑呢？看看他身后蓝色塑料膜中包裹着的尸体，就全都明白啦。

可是，那人却并非麒一所杀。尸体是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他活着的时候，麒一甚至都没见过他。

麒一本以为自己是个二十岁的壮小伙，挖个埋尸体的坑只是小意思，可真正动起手来，他才发现这事相当棘手。地面比想象中硬实，才挖了五分钟，已经气喘如牛，腰也痛了起来。与此同时，被林子里不知名飞虫叮咬的滋味也着实难受。

最糟糕的是，石川忘记带毛巾了。

决定来埋尸体之后，麒一第一时间就去了家附近的购物中心，购置齐全了所能想到的所有必需品：铁铲、手套、塑料膜、尼龙绳、固定式头灯，甚至还买了个侧面有荧光灯的手电筒及备用电池，放在地上就能照亮四周。有了这么多工具，去夜晚的山林里埋个尸体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另外，考虑到路上也要花时间，这次肯定要熬夜了，他还买了提神口香糖、咖啡四罐、二升装的乌龙茶和矿泉水各二大瓶。可偏偏忘了毛巾。

话说回来，谁也不可能在埋尸体之前，想得到毛巾也是必需品吧？要知道，是去挖坑埋尸啊！

但是，实际操作下来，毛巾还真是必不可少的。绝对的！刚动手挖，身上就汗如雨下。额头的汗水流到眼睛里，T恤瞬间透湿，紧贴在身上。麒一绝望地想：真应该买上一打厚厚的大毛巾！

他返回车上，在车厢和后备箱里搜寻了一番，本来罩在T恤外面的100%人造丝外套，肯定一滴汗也吸不了。想着即使有块擦油污的抹布也聊胜于无，可惜，车上什么也没有。纸巾倒是发

现了几包，可粘在身上只会烂糟糟的，还是算了吧。

最后，他只好脱下T恤，用力绞干之后擦了擦汗。布料已经吸收不了多少水分了，麒一感到只是把汗水抹到了全身！

事到如今只能任凭自己大汗淋漓，他简直疯了似的渴望一块干毛巾！要是这荒山野地里，突然出现个卖毛巾的，他愿意出一万日元去买一条！

“唉，我怎么沦落到这步田地！”

麒一心怀绝望，继续挖坑。

沦落到这步田地的起因，还要从一周前说起。

那天半夜三点多，麒一经营的撞球吧（从打杂到老板，就他一个人）所处的大楼突然着火了。麒一正琢磨着怎么有股焦味，就看到窗外蹿起了火苗，客人们都惊叫了起来。

麒一心想常客们倒不要紧，那些从来没见过的新客人，乘机跑了不付钱怎么办？他本想先收了费用再让客人们离开，但事态紧急，万一有人负伤，那可是事关撞球吧存亡的大问题，于是他一分钱也没顾得上收，就把五六组客人送到了出口。

火源地被烧毁了大半，似乎是纵火。麒一的撞球吧受灾程度并不严重，但墙壁烤焦了一半，店内设施全都浸泡在消防水龙喷出的水里，看来不得不歇业一段时间了。

麒一每个月就是靠撞球吧的营业收入在勉强度日，如今真是

生死存亡的关头啊。虽然买了火灾保险，但保险金要好几个月之后才能到账，在那之前，总不能置之不管。而且，能拿到多少保险金，他心里也没底。一想到重新装修的费用，他就觉得胃部隐隐作痛。毫无疑问，眼下是他人生中遇到的最大危机。

此时，有个朋友的脸浮现在他脑海中。吉田武彦，中学时代比他高两届的学长。

麒一与他并不是密友，而且这位学长的风评也不太好。初中毕业后，两人也就见过五六次面而已。吉田在一年半以前，也就是麒一继承撞球吧半年左右的时候，曾突然来找过他。

这个撞球吧（其实也就是个打打落袋的小地方），是麒一的外公在四十年前开始经营的。十年前，外公身体不行了，麒一的妈妈就成了老板。还没上小学时，麒一的个子比撞球台还矮，但那时外公已经耐心地教他打桌球了。读初中时，麒一更是把撞球吧当成了家，连饭都在店里吃，而自己的家仅仅就是个睡觉的地方。不过，这样的生活，在妈妈病倒之后也就结束了。

麒一初二那年，妈妈因胰腺癌很快去世了。麒一和年老体弱的外公以及一名雇工，艰难地支撑着撞球吧，他尽了自己的最大力量。

两年后，外公也死了，遗书中指定麒一继承这间店铺，为了顺利地经营下去，麒一委托律师完成了所有手续。

虽然麒一的父亲说：“那间破店，又赚不到什么钱，扔了算

了！”可麒一却决定继承下来。因为家中的父亲凶暴无情，只有撞球吧满载着和母亲难忘的回忆。

那是高三夏天的事。

麒一经营的撞球吧“HEAVEN”在杉并区高圆寺车站附近，位于一座古老建筑的二楼，周围集中着许多年代古老的店铺。店里一共只有六张台子，因为租金便宜，又有多年以来的老顾客照顾，所以勉强得以维持。

麒一高中没毕业就离开了家。他父亲没有任何表示。麒一租了间便宜的小房子住，骑自行车去撞球吧只需五分钟。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了下午两点开店，凌晨五点打烊的生活。

一天，突然有人跟他打招呼：“啊哈，麒一！好久不见啦！”

抬头一看，这人穿着土气的西装，规规矩矩地系着领带，一时麒一想不起有这么个熟人。但仔细观察之后，终于从那两条几乎相连的眉毛和脸颊的痘痕认出了此人：“是吉田君吗？”

麒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最后一次见到吉田时，他还是个满头黄发的不良少年呢。现在却梳起了颇具销售人员风范的小平头，因打架缺掉的门牙也补上了假牙，任谁也看不出，廉价西装遮盖之下，吉田的双手上文着穿渔网丝袜的大蜥蜴。不过，他自己号称文的是“龙”。

“这就是你小子的店啊？”吉田当时二十岁，看起来却老成得很，他笑咪咪地在店里东张西望：“听说你小子在搞撞球吧，好

久没见了，所以来看看你。”

“吉田君，看起来你现在的工作很不错嘛。”

听了麒一的话，吉田从西装内袋里取出名片夹，鞠了个标准的九十度躬：“我是负责销售的吉田，请多关照！”然后挤出一脸坏笑。

名片上印着经常做电视广告的某中等规模装修公司的LOGO。

“那些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家伙只会啃老，光顾着玩。除了我以外，居然还有人能自力更生，真让我又惊又喜啊！”

这话怎么听怎么不像是吉田会说的——要知道，他当初曾经把女朋友父亲新买的皇冠车偷偷卖给了黑帮，连行驶证上的名字都没变更！麒一给他倒了杯咖啡，聊了大约半小时后，吉田便告辞回去了。

临走时他说：“你这店也太老啦，要重新装修的话随时找我，肯定给你优惠。”

恭敬不如从命，那就找找吉田看吧。麒一也不认识其他装修公司，如果吉田现在规规矩矩在上班的话，一定能帮得上忙。电话联系之后不久，吉田就带着一大袋子画册和型录跑来了。

“真是飞来横祸啊！”吉田神秘秘地说。接着，他就开始忙着手写板记录情况。

“装修费用大概需要多少？”

“嗯，预算要等装修队长来看过之后才能给你，不过按我的经验，估计七七八八加在一起需要三百万日元左右。”

“啊？要那么多？”

“如果只是给烧焦的墙壁刷点涂料就不用这么贵，可新刷的部分和老墙壁会出现色差，那不行吧？护墙板也都旧了，上哪儿去找颜色式样完全一致的呀？也得全部换成新板。”

的确，麒一也不希望店铺墙壁的颜色不统一。

“地板全换成PVC的话能省不少钱。谁也不会凑近了去看天花板，更不会去摸，所以也可以把木板拆了换成便宜的树脂板。但护墙板是个大问题啊。如果换成覆膜板，钉上花布，倒是能节约很多钱，可整体氛围就大不一样了哦！”

是啊，麒一怎么可能接受呢？这个店铺浸染着外公和妈妈的心血，充满了关于他们的回忆，麒一怎么能破坏多年以来的氛围呢？

“你能给我优惠多少呢？”

“我们公司最多给你打个九折吧。”

原价三百万，优惠价也得二百七十万啊。

吉田笑了笑，又接着说：“不过只是打九折的话，你也不必找我了，对吧？这样吧，你给我两三天时间，我想个办法，在确保不破坏整体氛围的前提下，把费用压缩到二百万以下。”

麒一感到吉田真够意思，果然跟以前那个缺了颗门牙的高中生不可同日而语了。

两天后，吉田兴高采烈地出现在麒一面前，手里拿着木材的样品板。

“看看这个，感觉还行吧？”

的确，虽然颜色不如店铺墙面上的老板材那么沉静，但色调非常接近。

“以前我们做过一个公民馆改造项目，那时候的余料都堆在仓库里，虽然所剩不多，但给你这个撞球吧用足够了。本来也要收正规材料费用的，但这次我找了关系，可以免费给你使用啦。”

麒一不由得握紧了吉田的手，心里很感动。吉田也笑着回握了他一下。

“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啊，这个问题嘛，你急着开张么？”

吉田的脸色似乎阴沉了下来，麒一松开手。

“是啊，越早越好。”

“现在是忙季，我们公司一般是先签约，三个月后再开工。”

“啊？”

“不行吗？”

“绝对不行，能帮帮忙吗？”

“我们公司现在资金链不是太好，所以如果能先支付一半装修费用，也就是一百万左右的话，就能获得优先权。”

“优先权？那样的话几时能开工呢？”

“本周五付款的话，下周一早上开工。”

那就赶紧筹措一百万吧，麒一心想。

“叫吉田出来！”麒一丝毫不掩饰怒气。

“可是，吉田本周休假了。”

接待他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名片上印着支店长代理的头衔。

“他说今天早上开工装修的，为此我付了一百万呢！”

“敝公司从未接到过他的申请。”

“行了行了，我可不是把钱支付给他个人的，是付给你们公司的！现在怎么着？我一大早在店门口等工人来，可是等了半天，没有一个人到。给吉田打电话，他也不接。给你们公司打电话，说是什么也不知道！这像话吗？！”

“那你有本公司提供的发票吗？”

“在这里。”

麒一把一张纸片重重地拍在对方面前。这是张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今收到一百万日元。吉田武彦。”字迹潦草，旁边还有吉田的章。

“纸上并没有我们公司的名字啊？”

支店长代理人面带嘲讽地挥了挥纸片。很明显，他对面前的二十岁小伙子十分蔑视。

“吉田那家伙说，正规发票还没来得及开，合同也没写好，所以暂时用这个代替！我以为是你们公司的潜规则。”

“可是，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你说的是真的。”

“那你叫吉田出来啊！”

“我可无法掌控休假职员私人情况。”

“那你说怎么办？你们要怎样才能开始给我装修？”

“等吉田休假回来之后，我会问他本人，然后给你合适的答复。”

“要是他不再出现了呢？他要是贪污公款跑了呢？说不定他就是为了拖延时间才请了一周的假！你难道不明白，这不是我和吉田之间的事，而是你们公司内部的问题！”

“如果假期结束后他不上班，而且也无法联系到他的话，我们公司内部自然会研究对策。”

“现在还有时间这么拖拖拉拉的么？我把他带来，总可以了吧？”

“哦？你做得到么？”

“别小看我！我去抓他来，到你面前坦白一切，到时候你就再也不能这么推三阻四了！”

“当然当然，事关我们公司的信誉，一定会根据你的要求严肃处理。”

支店长代理人微笑着递过来一张纸，上面是吉田的私人住址。看起来，他们公司也并不想因此事惊动警方。

麒一站起来时用力踢了下椅子，椅子倒下时发出巨响。

“行，你等着瞧吧，做好明天一早给我开工装修的准备！”

离开装修公司之后，麒一首先回到自己的公寓，把接下来似乎派得上用场的所有工具，都扔进了电器店的大纸袋。然后向住在附近小独栋里的房东借了车。这位房东年过六十，以前是做园林生意的，因为曾经瞒着老婆让麒一帮边忙，所以这次很痛快地递过来了汽车钥匙。麒一把吉田的住址输入GPS之后发动了汽车，虽说这辆老款“公爵”已经用了十多年，但性能依然很好。

麒一并不认为吉田会老老实实在地躲在家里。他绝不会在骗了钱之后还有如此胆量，可能也并没有去他父母家。麒一只要愿意，马上就能找到吉田父母的住址——只要给吉田同届的学长打个电话就行了。不过，他肯定不会躲在那么好找的地方。

话说回来，骗了区区一百万，也不至于要远走高飞，唯一有可能的，就是躲在女朋友那里了。

麒一认为，吉田的藏身处应该就是他女友的公寓。所以，必须把这个住址搞到手。